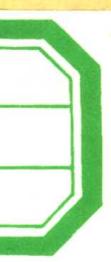




最前沿的战士

张 結



作家出版社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

*

字数 103,000 开本 787×1092 纸 $\frac{1}{2}$ 印张 7 $\frac{1}{10}$ 插页 7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序　曲

你有沒有到過朝鮮前線，
那光禿的、焦黑的群山？
你有沒有對着油燈，擠在指揮所里，
度過無數不眠的夜晚？

聽着遙遠的飛機轟隆聲，
(其實B29卻正在你頭上旋迴。)
突然，地在戰抖，燈被拋向一邊，
油浸上軍用地圖的脊背……

“美國佬又催我們睡覺了！”
團參謀長從鬍子下面迸出嘶啞的笑聲，
一面抱起成疊的地圖，
用手電照着通訊員去拿火柴。

美国佬的“建議”并没有生效，
不管一夜里油灯多少次被震熄。
小鬼通訊員再也睜不开熬紅的眼睛，
便偷偷地抓一把雪放在手里。

围着木板支成的桌子，會議在进行，
紙烟在点燃着，一支接着一支。
首長們在等待着夜襲的偵察員，
一个新的战斗正准备开始。

“报告”的声音和黎明的光亮一同进来，
外面瑟縮着不知官阶的美国“舌头”。
參謀長用冷水洗过臉，精神勃勃，
用嘶啞而宏亮的声音审訊俘虜。

你可曾見過这样的人——像鐵漢？
这样的生活——像車輪？
它向前轉动着，如果說有休息，
那只是为了翻上更高的山峰。

你有沒有再走向前沿陣地？

踏着那被炮彈炸平了的、松軟的土层?
望着泥土里黑色而发热的弹片，
而只需要一片——就能夺去你的生命?

当你由于跑步而剧烈地心跳，
也許，你会碰到一个伪装了的战士，
正用铁鍬修理着战壕，
微笑着請你坐下来休息。

他会熟練地拿出一包紙烟，
老練得几乎跟他的年龄不相称。
(他自己并不抽，可是把津贴买了紙烟，
仅仅为了招待到陣地上来的客人!)

他会为你指点着炮彈，敌人的炮彈，
响声清脆的“空中炸”，无声的“地老鼠”，
炮兵指示弹的綠色烟雾，在它以后
便是噴气式飞机震耳欲聋的嘶声。

“他媽的!美国鬼子就只这一手!”
他由于这种老战士的語气而臉紅了。

突然，他又显出天真的狂喜，
那是由于我們强大炮兵的反击。

也許，他会把你帶到前沿坑道，
关于陣地，这首詩中还要提到。
这里的每一个战士都是詩中的主人，
当然也有这个青年战士。

在那里你是每一个战士的亲人，
喝着雪化开的水，談論着作战。
躺在黑色的羊皮褥子上，吸着烟，
潮湿，可是又感到温暖。

夜晚，那比睡在鴨絨袋里还暖和，
因为每一个人都往你身上蓋一件棉衣，
战士們却正穿着单薄的襯衫，
在爆炸的闪光里把野戰工事修理。

你会不会忘記这样的人？
忘記战士們响亮的笑声？
忘記指揮員坚定而自信的笑声？

和文工队员的笑——像清脆的银铃？

当你端起饭碗，或是在林荫道上徘徊，
你会不会忘记那艰苦的行军的日子？
你会不会想起朝鲜战地的烽烟？
你会不会想起朝鲜山涧里的清水？

在探照灯光柱下面，你正在地上爬行，
子弹用细微的声音向你呼啸，
突然在一声嘶叫的枪声里，
黄色的炒面从你背上的干粮袋里漏掉……

啊！不，我永远不能忘记，
虽然我并不珍视自己的生活经历，
虽然我知道，生活就像战斗，
一分点钟的疏忽就会遭受损失。

虽然在我的采访本上记满新的东西，
钢铁的熔炉，高空电焊的火花，
向地层进军的勘探队伍，和农村的
怀着天真的梦想的幸福少女……

啊！不，我为記憶而感到激动，
在最欢乐的日子里我流下兴奋的眼泪。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和平的时期写下战斗的歌，
把它獻給我們的战士，我們的英雄。

在这首詩里沒有华丽的詞藻，
沒有輕絮的低語和恬靜的歌声，
虽然有时候也显得非常寂靜，
沒有虫鳴，也沒有蟬声……

寂靜得像陣地上夏季的中午，
听不到任何声音，敌人的和我們的。
但这寂靜随时会被炮弹撕破，
依然是烟雾、嘶喊、血和激烈的战斗。

啊！讀者們，我幻想它能到你們手中，
在拥挤的旅客候車室里，
在电車上，在沒有洗去油垢的工人手中，
看着它——这首描写战士生活的詩。

你們會感到激动、憤怒或悲痛，
輕嘆一声，凝視着窗外的大地，
同时想到一切已那末遙远，
而現在周圍又是如此地美丽……

目 次

序曲 1

第一部分

阵地之一	9
阵地之二	11
遭遇——小的战斗	19
坑道夜話——关于祖国	27
步兵战士的功勋	37
欢迎你啊！师首長	46
狙击兵之歌	53
侦察兵——侦察兵	61

第二部分

写在前面	20
战士和春天	27

坑道夜話之二——關於黨	86
朝我射击啊！飞鹰！	94
關於死亡	104
国际歌声	110
不眠的夜晚	120
反击的歌	128
师長作总结	138

第三部分

簡短的前言	148
天空的銀燕	159
战士的信件	160
關於友情	168
雨中出击	176
在前进的道路上	184
战士——新的陣地	192
關於停战	199
告別——寫給战士的話	207
后記	213

第一部分

陣地之一

你可知道，在朝鮮前綫，
誰是陣地上最頻繁的客人？

是那个天不明就在坑道口吆喝，
把鍋碗瓢匙弄得叮噹响的炊事員？
他把微笑隱藏在鬍子丛里，
却总爱拉着小鬼們扯亂彈。

炫耀着飯菜和身上的一切，
甚至連擔飯的扁擔也贊不絕口，
因为在五次战役的日子里，
有人曾拿它抓过三个俘虏……

迎着不停歇的炮彈飞跑过来，
臉上却帶着滿不在乎的表情。

天不亮就又得赶回連部，
有着更密集的炮火为他送行。

在漆黑的夜里跑步前进，
他甚至連路上每一块石头都記得清。
可是——不管你怎末說，
他不是陣地上最頻繁的客人。

或者是那个文工队员？
粗大的辮子，大大的眼睛，
在坑道口唱上一个歌子，
讓歌声蓋住机槍的轟鳴。

細心得就像最好的护士，
用放下二胡的手給战士包扎伤口；
有时候也会带来首长的慰問，
使人想到那亲切的、父亲般的聲音……

可是——不，她也不是最頻繁的客人，
不管一个星期内来过多少次。
因为陣地上总不能自由穿行，

你必須懂得掌握炮火規律。

什么时候——該跑步？

什么时候——該臥倒？

有时候一夜也不能前往，

听炮弹像炒豆一样迸响。

“誰是陣地上最頻繁的客人？”

你去問一問最有經驗的士兵，

他准会告訴你，可不是开玩笑，

那是敌人，而不是自己人。

一个鐘头里会有多少次空襲？

尖嘶着的“佩刀”，笨拙的“野馬”，

还有那蹣跚的炮兵偵察机，

活像揮赶不走的大头綠蒼蠅……

黑色的机翼擦着山头飞过，

这客人——不，那是敌人，

他闖进来可不是为了别的，

要你的生命——这就是战争。

一千磅的炸弹捶击着山头，
像焦急的来客叩打着大地的門环。
山，像頽然倒地的尸体，
露出黑色的伤口和白色的骨髓。

陣地有一百种变化，一百种色彩，
黃色的烟雾，昏蒙的淡紅色的太阳。
可是就沒有一个顏色——綠色，
一切植物的生命都不能在这儿成长。

要在这里过日子，那可不是鬧着玩儿，
人要比鷹还灵敏，比鋼鐵还坚硬才行。
就连大小便也得往四周看看，
看看天上，再听听炮弹的出口声……

在山頂，有我們的野战工事，
圓圓的六〇炮陣地和曲折的战壕，
半人高的机槍掩体俯視着山脚，
还有堆滿手榴弹的低矮的地堡。

尽管山头被削减了三公尺，
一夜里炮弹会把阵地掀翻过多少次，
可是天明——你上去看一看，
阵地还在那儿，阵地还是阵地。

在山的胸怀里有着我們的坑道，
阴暗、低矮，还有点潮湿……
最前沿的阵地可比不上团的主阵地，
悬挂着煤油灯，还能跳邀请舞。

这里只能用昏黄的油灯照明，
有时候还得用破碎了的镜子反射亮光，
让战士绕过贮放炮弹箱的角落，
走向对着敌人的观察口。

无意间也许会踏着躺在那儿睡觉的人，
中止了鼾声，再翻过一个身，
用手扶着黑色冲锋枪的转盘，
继续他没有作完的战斗的梦。

巨大的炮弹正在头顶上爆炸，